

東坡七集

冊六

東坡七集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石鐘山記一首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宸奎閣碑一首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方山子傳一首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謏謏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趙郡蘇軾
書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
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
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
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
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
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脩然
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日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
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
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詞寺立於僞唐保
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
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
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摐摐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

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鏜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鏜鏜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跽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
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王永璘當由
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
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
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
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
彊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
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
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
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河北新橋鎮且造鐵
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
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
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

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廷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球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
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
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
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
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
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
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
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

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
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
閣未有銘君逮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
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
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
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
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
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
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
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留礙於穆
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雋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
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
德贇捕之德贇旣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
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
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
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
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
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
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

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汳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旣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

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
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
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
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
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
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
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
禧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
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
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
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
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
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
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已自首皆
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
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
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
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